

素問縣解

素問懸解卷七

昌邑黃元御解

寶命全形論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余欲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

四時之法生長收藏之令也

岐伯對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知萬物者謂之天子能存八動之變者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進

入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咷吟至微秋毫在目
人之形生於地而命懸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有陰
陽陰陽推遷四時變化爰有十二節氣人有十二支節以
應之天有寒暑寒暑往來五行消長爰有衰旺人有虛實
以應之天地與人同氣貴能崇效卑法耳能經緯天地陰
陽之化者順生長收藏之令自不失四時之序人能上應
四時者行與天地無違天地爲之父母能應四時則知萬
物知萬物者代天宣化謂之天子能應四時則順八風能
存八方風動之變者五行之勝相代更立不爲一邪所中
風在八方有虛有實自正面來者爲實風自衝後來者爲
虛風人之令氣有衰旺藏戶有虛實兩實相逢則人不傷

兩虛相逢則人傷焉能存八風之變是達虛實之數也能
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不與衆人同中於虛邪達虛實
之數是知十二節之理也知十二節之理者隱顯悉照聖
智不能欺也是則咷吟至微咷開口出氣
吟閉口吸氣亦當秋毫在目
况於形之疾病色脈顯然何爲不知其情則以微鍼除之
非難事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
有大小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咷吟敢問其方
人生有形不離陰陽陰陽者天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地則
別爲九野天則分爲四時四時之中月有小大之殊日有
短長之差不相同也則夫萬物並至不可勝量盈虧消長

紛紜錯出虛實咷吟之數何以辨之敢問其方也

岐伯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木
敷者其葉發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此皆絕
皮傷內氣爭血黑毒藥無治短鍼無取

虛實咷吟之數不難辨也凡有諸內必形諸外夫鹽之味
鹹者鹵氣浸淫令氣津泄是以弦急而欲絕者其音嘶敗
木鬱而欲敷者其葉反側木欲敷舒而不能故葉發動而反側病深而氣敗
者其聲噦人有三等之象者是謂毀壞之宮府此皆絕
皮傷內氣爭血黑形體頽敗殞亡非久毒藥無治短鍼無
取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

以爲殘賊爲之奈何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
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故鍼
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一曰治神二曰知
養身三曰知毒藥爲真四曰制砭石小大五曰知府藏血氣
之診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五行之理剋其所勝萬物盡然不勝其數故鍼法五行有
懸布天下者五黔首黑也秦謂百姓爲黔首言其黑頭無知也其語始此共飲食
而已莫知之也一曰治神治其神明以存鍼也義見下文二曰
知養身知去邪扶正以養人身也三曰知毒藥爲真知毒
藥攻邪以爲真也四曰知制砭石小大制砭石小大之度
以適病也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知府藏血氣陰陽虛實

之分補寫無差也五者之法俱立因病制宜各有所先也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寫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末世之刺虛補實寫衆工皆知非其至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隨宜而動氣血之變若影響之逐形聲道無鬼神而獨來獨往此則衆工所不解矣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衆脈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可玩往來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曠伏如橫弩起如發機手動若務鍼耀而勻靜意視

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我以神往人之五藏已定九候已備

後乃存意於鍼鍼貴得要衆脈不必盡見衆凶弗容盡聞

法在外內相得無以形先待其可玩往來可以玩索而得獨往獨來之意

乃施於人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不可補也五實勿寫易於

泄也至其當發之時間不容瞬轉瞬而已晚也瞬轉也伏如

橫弩不動起如發機之速手動若務務與驚同勢至捷也鍼耀

而勻躍與同力至均也靜意視義觀其虛實所適之變是謂

冥冥無象莫知其形見其烏烏見其稷稷烏烏烏烏鳴聲漢明帝起居注

帝東巡過亭障有烏飛鳴聖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又歌聲史李斯傳歌呼烏烏稷稷疾也詩小雅旣齊旣稷注

齊整稷疾烏烏稷稷喻
鍼之妙捷若飛鳥也 從見其飛行絕迹而已不知其誰
所使之也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
其虛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
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義無邪下必正其神

此因上文五虛勿近五實勿遠問實者何如而使之虛虛
者何如而使之實刺虛者須其實俟其陰氣已至而後去
鍼也刺實者須其虛俟其陽氣已至而後去鍼也經氣已
至是虛者變實實者變虛之候慎守之而無失義詳鍼解深淺
之間在志遠近之際若一如臨深淵恐其將墮手如握虎
欲其力壯甯神靜志衆物皆損義無邪下必正其神義詳鍼解

後二語依此刺法之真訣也
鍼解補

鍼解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寫也

此解靈樞九鍼十二原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寫之菀
菀同鬱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

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前若存若亡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之時以鍼爲之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九鍼十刺原文刺法虛則實之者鍼下熱至則實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則泄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其惡血也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使其邪去而經虛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令裏氣之莫泄也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令裏氣之得出也言實與虛者寒溫二氣之多少也若無若有者疾之有無虛實不可知也察後與先者察知病氣之先後也爲虛與實者

工於補寫勿失其法也若得若失者似若離其法也虛實
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或補或寫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
者與經氣開闔之宜適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
之長短大小各異其制窮盡其所當補寫之法也

鍼形詳見靈樞

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鍼下寒乃去鍼也刺虛須其
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
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
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
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
也必正其神者欲矚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

此解寶命全形論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經氣已

至慎守勿失深淺在志遠近如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義無邪下必正其神寶命全形論文刺實須其虛者留鍼候之陰氣隆至盛至也鍼下寒生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留鍼候之陽氣隆至鍼下熱生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而失守也深淺在志知病之內外鍼之淺深皆宜也近遠如一者病之淺深不同而測候之法皆以氣至爲準適相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怠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力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而觀病人無左右旁視也義無邪下者鍼入孔穴欲其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之目以制其神令其氣之易行也

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

世以爲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

義詳下文

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口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

人皮在外應天人肉在內應地人脈在皮肉之中應人筋聚四肢諸筋皆屬於節應四時聲發五藏應五音陰陽合爲六氣應六律口齒面目七竅應七星出入之氣周於四正四維

以應八風上下九竅通於三百六十五絡以應九野人有

九應故刺備九鍼其用不同此之謂各有所主也

此下經文一百二十三字文義殘

闕錯訛今不具載

八正神明論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

天光日月星辰也

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

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

人之血氣隨日浮沈與月消長故因天時而調血氣

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盛虛之時因天之序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是謂得時而調之

移光定位俟日月之光移以定歲時之位天氣環周正立而待之順天序以施補寫是謂得時而調之也

故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是謂亂經外虛內亂淫邪乃起

月生始而寫血氣未盛而遽加伐削是謂藏虛藏虛者虛其藏氣也月滿而補值血氣揚溢而益以充盈絡有留血

命曰重實重實者以實益實也月郭空而治寫氣血正虛

而加之疏泄陰陽相錯真邪不別邪氣沈留是謂亂經外
因正泄而虛內以邪留致氣邪氣淫溢於是大病起矣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八
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四時者所以分春秋
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
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
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

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陰陽消長觀乎日月日月盈
昃察之星辰知星辰之宿度則知日月之盈虧矣八正者
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太乙隨八節居八方自